

荷之断想 · 中国文人的情结

在民间,荷花是情人互致爱慕的信物,也成为“连年有余”的祥瑞象征,草根文化和宗教佛经中对荷花的双重青睐,使得荷花的形象魅力既高扬于人文伦理意识领域,又徜徉于诗情画意与俚俗幻想之间,成为借物言情的最好代表。千百年来,荷花在中国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题材,显示了多方面的寄寓意义。它在文人的骨子里,是一个无法可解的情结。 张亚琴/文 王恒/图



荷花影像志

“荷”被称为“活化石”,是被子植物中起源最早的植物之一。有不少国家把荷花作为文化精神的象征,印度的国花就是荷花,泰国的国花是睡莲。

可是荷与文化关系最深的还是中国。根据文献的记载,及从器物纹饰的表现上推测,中国早在周朝即有荷花,在《尔雅》中,又名芙蕖、芙蓉。《诗经》又称荷花、菡萏。国人认为它是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高尚品德的象征,因此诗人有“莲生淤泥中,不与泥同调”之赞。在中国文学里,与莲有关的诗词歌赋,不计其数。大家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生动描绘出一片新绿的荷叶中,蕴涵的无限生机。

莲花由于其清雅的姿态、柔美高雅的气质,因此被普遍地运用在文学、绘画、佛像、建筑、陶瓷上,成为中国文化的素材,而真正被大量的运用,则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不管是“五茎献佛”的故事,或是“火中红莲”的譬喻,甚至以此为佛经名称的《妙法莲华经》等。我国有许多与莲有关的妙语,莲子代表连生贵子,藕为佳偶。并蒂莲代表一对恋人,藕断丝连是指男女虽然分手,但情意未绝。

据说在公元五世纪,南齐东昏侯“凿金为莲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花也!”因而后人称美人之步为莲步,又称女子之纤足为金莲。 朱玉婷

》》 屈原是个荷花的歌手

荷花很早便进入了中国诗歌,可以说中国一有了诗,便有了有关荷花的诗。

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上便有“山有扶苏,湿有荷华”和“彼泽之陂,有蒲菡萏,有蒲与荷”的记载,既表达香蒲与荷花的共同生态环境,又将荷花与蒲草喻男女间对爱情的执着追求。

而中国第一位诗人屈原是一个荷花的歌手,从流放荒地到自沉汨罗江,可以说他一生都是手擎着洁白的荷花,在乌云与泥水之中流浪的诗人。众人皆知《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首抒情诗。在这代表了浪漫主义源头的诗中,就有这样的名句: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意思是说用菱叶裁成上衣,用荷花剪成下裳。

用现代的眼光看来,他也是具有某些行为艺术特质的前卫诗人,荷花成为他对理想的一种憧憬,成为对矛盾重压的政治斡旋生活达到释放和缓解的心灵鸡汤,他把力量寄托在荷花这一道具上,是有意的。

内心的高洁与孤傲,是屈原毕生的追求,而他想以圣洁的荷花为衣裳,正是为了表现其意志。在《湘君》、《湘夫人》、《少司命》、《招魂》中均有荷的身影。可见,屈原如此看重荷花,当然是看重它的品格。

》》 周敦颐定格荷花意象

中国文化的传承特点在荷花文化上的延续和发展,可以说表现是淋漓尽致的。人们对荷花的厚爱,对荷花文化的意念定格和诗意延伸并没有在屈原自沉汨罗江后消亡,而是更趋于走向完美和丰富庞大,并进而推向到崇高的极致。

周敦颐就是这样一个人。

北宋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是把荷花意象针对古代文人个人修为伦理定格的一代鸿儒,他的《爱莲说》,至今仍被奉为描写荷花的“王者之诗”。“予谓菊,花中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在周敦颐的描述中,以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品德,塑造理想中的人间君子,对后世影响深远。

对荷之偏爱,可能与他的生活环境也有关系。周敦颐移家庐山莲花峰下,峰前有小溪,周称它为濂溪,可能是周敦颐居于莲花峰下,便对莲花有所感;或许是周敦颐居于溪水旁,岸边种有荷花,便对荷花有了关注。《爱莲说》虽仅百余字,却道尽荷花的可爱之处。“出污泥而不染”成为赞美莲花的名句,而“花之君子”成了此后荷花的神誉。

近代文学家、园艺家周瘦鹃,在他的苏州寓所小院里,挖池植荷,自喻是周敦颐的后代。将自家厅堂命名为“爱莲堂”,令荷花为“吾家花”,简直爱荷花成癖。

》》 采莲的手,从唐诗宋词中伸出

清荷是唐宋,繁华敛尽。

有哲人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过来。荷花是这样的花,而唐诗宋词也是这样的花。

唐人写对莲花喜爱的诗词已经时见案头了,不仅对荷花寄寓高洁趣味,而且具有相当成熟细致的“花格”定位,如白居易的《东林寺白莲》。从中,我们可以读出荷花承载的文化含量的不同,可以在品种和色彩上传达有差别的寓意,这就是为什么可以解释荷花寓意居然包含了超然出世的处世哲学概念,也包含了

缠绵悱恻的尘世爱怜幽怨,还有吉祥祈福的意义范围。除了自号“青莲居士”的李白,擅以莲花抒情外,杜甫、李商隐、温庭筠、杨万里同样对荷花的气节和个性尤为推崇。

唐朝如此,宋朝更是如此。如苏轼,如范成大,如李清照。

而从南宋之后,我们不再有李白,不再有杜甫,不再有苏轼。然而,每一次我们重新再看这些诗词,却有如见到一朵朵荷花迎着清晨的霞光再次开放,似乎它们从没有凋零过。

